

卷十四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撰者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經四書論語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376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76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學而第一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

語為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為政以下諸篇所大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弟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註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三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四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憲問第十四

疏

正義曰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爲仁知恥脩己安民皆政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

註

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

邦無道穀恥也

註

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

恥辱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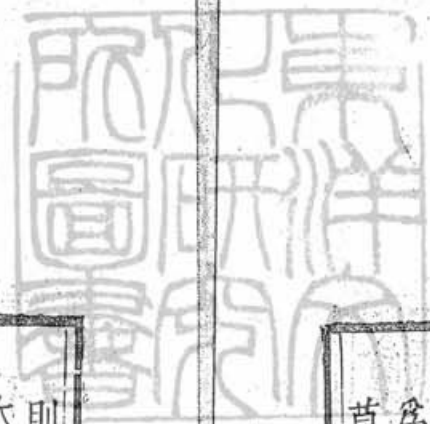
註

馬曰克好勝人伐自

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 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 憲問

知也正義曰此章明恥辱及仁德也憲謂弟子原憲問於夫子曰人之行為何為可恥辱也子曰邦有道穀君無道穀恥也者穀祿也孔子荅言邦有道當食祿焉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者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原憲復問曰若此四者不行焉可以為仁人矣乎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者孔子荅言不行四者可以為難未足以為仁也馬曰至欲也正義曰云克好勝人者克訓勝也左傳僖元年秦伯將納晉惠公謂其大夫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杜預曰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是克為好勝人也云伐自伐其功者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言人有功誇示之



則人不與乃無功也是伐去其功若伐去樹木然故經傳謂誇功為伐謂自伐其功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士當志道不求安而

懷其居非士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正

居而懷安其居則非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

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 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

言以遠害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

也孫順也言邦有道可以厲言行邦無道則厲其行不隨汙俗順言辭以避當時之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有言

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日至有仁正

義曰此章論有德有仁者之行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者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者辯佞口給不必有德也仁者必有勇者見危授命殺身以成仁是必有勇也勇者不必有仁者若暴虎馮河之勇不必有仁也

南宮适

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問於孔子曰羿善

射羿盪舟

孔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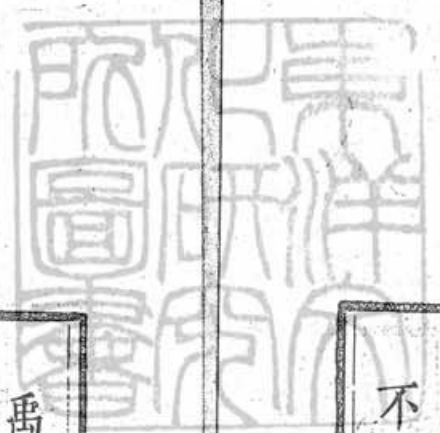
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羿羿多力能陸地行舟為

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

孔曰此二子者皆

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

馬曰



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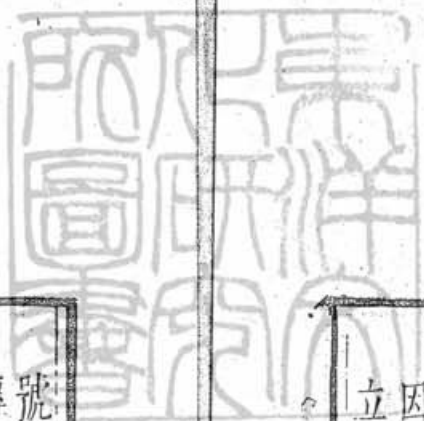
孔曰賤

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

南宮适至若人正義曰此章賤不義而貴有德

也南宮适者魯大夫南宮敬叔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羿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羿有窮國之君以其善射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昇寒浞之子多力盪推也能陸地推舟而行為夏后少康所殺然猶焉也此二子者皆不得其壽終而死焉禹盡力於溝洫洪水既除烝民乃粒稷后稷也名棄周之始祖播種百穀皆以身親稼穡故曰禹稷躬稼也禹受舜禪稷及後世至文武皆王天下故曰而有天下也夫子不荅者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南宮适出者既問而退也子曰君子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者以其賤羿之不義貴禹稷
 之有德故美之曰君子哉若此人也尚德哉若此人
 也國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正義曰此即南宮縚
 也字子容鄭註檀弓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
 是也國孔曰至所殺正義曰云羿有窮國之君者羿
 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
 夏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名號也孔註尚
 書云羿諸侯名杜註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則與孔
 不同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
 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
 時十日竝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
 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
 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
 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
 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襄
 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
 因夏民以代夏政杜註云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
 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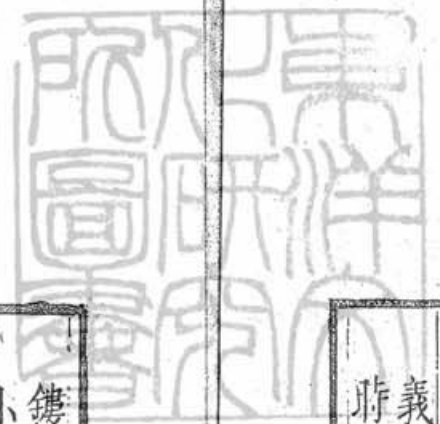


號曰有窮是也云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羿者
 傳又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
 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嬖于內而施賂于
 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椒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
 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浞因羿
 室生澆及豷是也澆即羿也聲轉字與故彼此不同
 云羿多力能陸地行舟者以此文云羿盪舟盪訓推
 也故知多力能陸地推舟而行也云為夏后少康所
 殺者哀元年左傳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
 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
 仍牧正其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
 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
 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
 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是也過澆國戈豷國如彼傳文當是羿逐出后相乃
 自立為天子相依斟灌斟鄩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
 竝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
 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

又年長已堪誘穉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馬曰至荅也正義曰云禹盡力於溝洫者泰伯篇文云稷播百穀者舜典文也又益稷云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故總曰躬稼云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者禹受舜禪是及身也稷后十五世至文王受命武王誅紂是及後世也皆王有天下而為王也云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者言孔子勤行道德亦當王有天下也孔子持謙不敢以已比於禹稷故不荅其言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

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義曰此章言仁道難備也雖曰君子猶未能備而有時不仁也若管仲尤合諸侯不以兵車可謂仁矣而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曰言人有所

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
能勿誨乎正義曰此章論忠愛之心也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

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

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

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

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更

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疏子曰至色之正義曰此章述鄭國大夫之善也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者裨諶鄭大夫也命謂政命盟會之辭也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作盟會政命之辭則使裨諶適草野以創制之世叔討論之者世叔即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子羽脩飾之者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亦鄭大夫也世叔既討論復令公孫揮脩飾之也東里子產潤色之者東里鄭城中里名子產居東里因為號脩飾潤色皆謂增脩使華美也既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疏**子曰至之辭正義曰云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者襄三十一年左傳文此及下註皆出於此案彼傳云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

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是也**疏**馬曰至敗事正義曰云行人掌使之官者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為使之官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疏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疏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

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疏**猶詩

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疏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

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疏或問至怨言正義曰此章歷評子產子西管仲之為入也或問子產者或人問於夫子曰鄭大夫子產何如人也子曰惠人也者惠愛也言子產仁恩被物愛人之也問子西者或人又問鄭大夫子西之行曰彼哉彼哉者彼指子西也言如彼人哉如彼人哉無足可稱也問管仲者或人又問齊大夫管夷吾也曰入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者此答言管仲是當理之人也人也指管仲猶云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沒齒謂終沒齒年也伯氏食邑於駢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貧但飯疏食至於終年亦無怨言以其管仲當理故也疏孔曰至遺愛正義曰惠愛釋註文云子產古之遺愛者昭二十年左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杜註云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疏馬曰至子西正義曰云子西鄭大夫者案左傳子駟之子公孫夏也或曰楚令尹子西者案左傳公子申也楚囊瓦為令

尹為白公勝所殺者也疏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詩秦風蒹葭文也毛傳云伊維也鄭箋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伊人若言是人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疏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正義曰此章言人之貧乏多所怨恨而無怨為難江熙云顏淵無怨不可及也人若豐富好生驕逸而無驕為易江熙云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疏孔

氏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

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

不可為疏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正義曰此章評魯大夫孟公綽之

才性也趙魏皆晉卿所食采邑名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若公綽爲之則優游有餘裕也滕薛乃小國而大夫職煩則不可爲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馬曰魯大夫臧孫

紇公綽之不欲馬曰孟公綽卞莊子之勇周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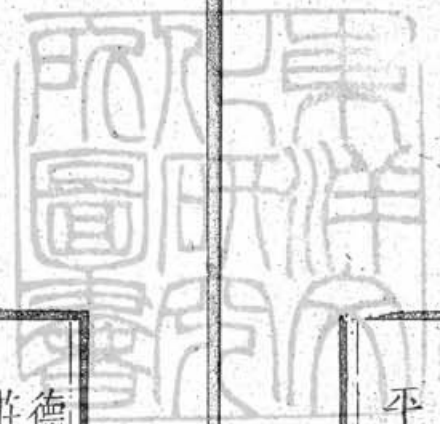
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孔曰加之以禮

樂文成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

利息義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孔曰久要舊約也

平生猶少時子路至人矣正義曰此章論成人之行也子路問成人者問於夫子行何



德行謂之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者此答成人之行也必也知如武仲廉如公綽勇如卞莊子藝如冉求既有知廉勇藝復以禮樂文成之雖未足多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者夫子鄉言成人者是古之人也又言今之成人不必然備如此也見利息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者此今之成人行也見財利息合義然後取之見君親有危難當致命以救之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言與人少時有舊約雖年長貴達不忘其言能此三事亦可以爲成人矣馬曰魯大夫臧孫紇正義曰案春秋襄二十三年左氏傳以阿順季氏出奔邾又以防求爲後於魯致防而奔齊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杜註云謂能避齊禍是武仲之知也

論語疏 卷之四 八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乎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諡公明賈對

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

其然乎馬曰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

乎子問至然乎正義曰

此章言衛大夫公孫枝之德行也子問公叔文子於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者夫子指文

子也孔子舊聞文子有三行疑而未信故問於公

明賈曰信實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者過誤也

賈對孔子言以告者誤云不言不笑不取耳夫子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

取人不厭其取者賈言文子亦有言笑及取但中時

然後言無游言也故人不厭棄其言可樂然後笑不

苟笑也故人不厭惡其笑也見得思義合宜然後取

之不貪取也故人不厭倦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

乎者然如此也孔子聞賈之言驚而美之也美其得

道故曰其如是又嫌不能悉然故曰豈可盡能如此

者乎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諡正義曰

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朱爲公

叔氏諡法慈

惠愛民曰文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孔曰防武仲故邑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

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

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

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

要君

注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

防武仲故邑為後猶立後也武仲據防邑求立後於

魯他人雖曰武仲不是要君吾不信也言實是要君

注孔曰至要君正義曰云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

孟氏所潛出奔邾者此及下至致防而奔齊皆左氏

傳文也案彼傳云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

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為立之公彌即公鉏也孟孫惡

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孟莊子疾

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孟孫卒遂立羯孟氏

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

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

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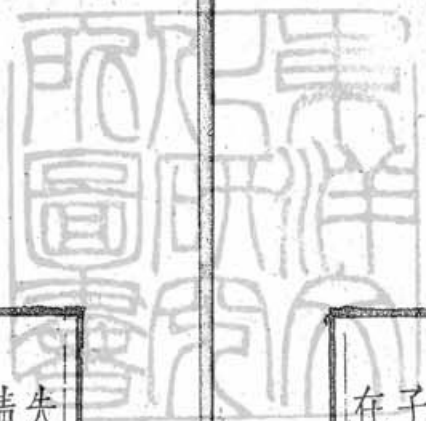
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是也云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者傳又曰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

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

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

注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

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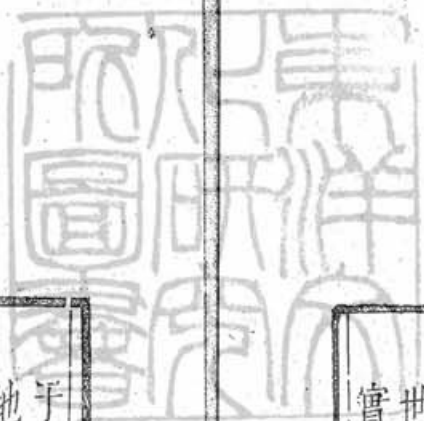
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

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

是正而不譎也

注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

也譎詐也謂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是詐而
 不正也齊桓公伐楚實因侵蔡而遂伐楚乃以公義
 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詐也
 鄭曰至正也正義曰云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
 者案左傳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溫是會也晉侯召王
 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也云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者亦彼傳文也云是譎
 而不正也者晉侯本意欲大合諸侯之師共尊事天
 子以爲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
 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千萬衆入京師以
 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謀恐爲天子拒逆或復天子怖
 懼棄位出奔則晉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嫌彊
 大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會于溫溫去京師路近因
 加謂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以受朝爲辭故令
 假稱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君臣之禮
 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聖人作法所以貽訓後
 世以臣召君不可以爲教訓故改正舊史舊史當依
 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書曰天王狩獵



于河陽言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若獵失其
 地故書之以譏王然馬曰至譎也正義曰云伐楚
 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者案左
 傳僖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
 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
 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於穆陵北
 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是也杜註云包裏
 束也茅菁茅也束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尚書包匭菁
 茅茅之爲異未審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
 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案禹貢
 荊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裏而致者匭匣也
 菁以爲菹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沛
 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
 字或爲菹菹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
 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

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預用鄭興之說孔安國以菁與茅別杜云菁茅則以菁茅為一特令荆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說故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沈氏云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日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注 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

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

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

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

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 **注** 孔曰誰如管仲之仁 **注** 子路至其仁正

大夫管仲之行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者召忽管仲皆事子糾及桓公

殺公子糾召忽致死而管仲獨不死復臣桓公故子

路言管仲未得為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

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者孔子聞子路言管

仲未仁故為說其行仁之事言齊桓公九合諸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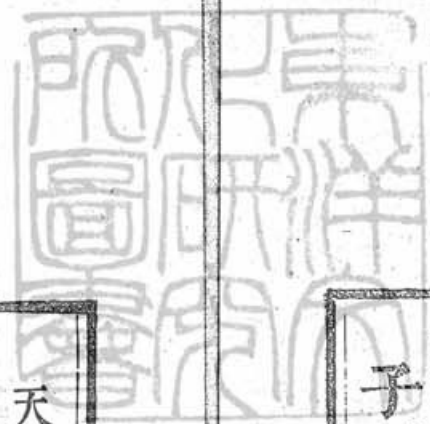
以兵車謂衣裳之會也存亡繼絕諸夏又安皆管仲

之力也足得為仁餘更有誰如其管仲之仁再言之者所以拒子路美管仲之深也言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郵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榘二年會費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 **注** 孔曰至

死之正義曰云襄公立無常至出奔莒皆莊八年左傳文也杜註云政令無常鮑叔牙小白傳小白僖公庶子云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者春秋莊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是也云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者亦莊八年左傳文云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者莊九年經文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者九年傳文也云殺子糾召忽死之者案莊九年傳云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僂使相可也公從之是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馬曰匡正也



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民至于

今受其賜受其賜者為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

臣不臣皆為夷狄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

溝瀆而莫之知也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

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

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

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子貢至知也正義曰此章亦論

管仲之行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者子貢言齊大夫

管仲不仁疑而未定故云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

又相之者子貢既言非仁遂言非仁之事管仲與召忽同事公子糾則有君臣之義理當授命致死而齊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則死管仲不能致死復為桓公之相是無仁心於子糾故子貢非之也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下孔子為子貢說管仲之仁也匡正也霸把也諸侯把天子之政也言時周天子微弱管仲相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謂受不被髮左衽之惠賜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者微無也衽謂衣衿衣衿向左謂之左衽夷狄之人被髮左衽言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中國皆為夷狄故云吾其被髮左衽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者自經謂經死於溝瀆中也諒信也匹夫匹婦謂庶人也無別妾媵唯夫婦相匹而已言管仲志在立功創業豈肯若庶人之為小信自經死於溝瀆中而使人莫知其名也且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召忽死之未足深嘉管仲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



亦不言召忽不當死馬曰至天下正義曰云匡正也釋言文云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者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杜預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是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故曰霸諸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孔曰大夫

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已竝為大夫同升在公朝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為文

公叔至文矣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枝之行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者諸

於也大夫僎本文子家臣文子薦之使與已竝為大夫同升在於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者孔子

聞其行如是故稱之曰可以諡為文矣以諡法錫民爵位曰文故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

是奚其喪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

當亡子言至其喪正義曰此章言治國在於任材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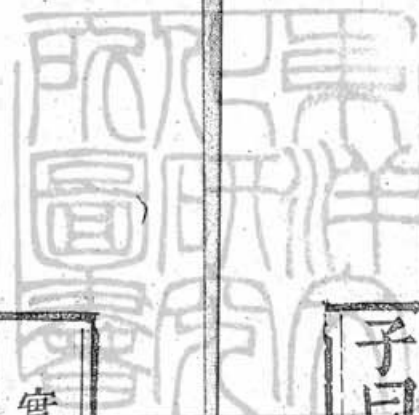
而不喪者喪亡也奚何也夫子因言衛靈公之無道

季康子曰問之曰夫靈公無道如何為而國不亡

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

旅夫如是奚其喪者言君雖無道有此三人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而亡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馬曰怍慙也內有其



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子曰其言之不

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內無其實而辭多慙作怍也難

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慙然則內積其實者為

之也甚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

君請討之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先

齋齋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孔曰謂三卿也孔子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

語之而止。陳成至告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無

四年齊人弑其君壬是也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

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者孔子在魯聞齊弑其君故

齋戒沐浴而朝告於魯君哀公曰齊大夫陳恒弑其

君請往討伐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哀公使孔子告夫

季孫孟孫叔孫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者嘗為大夫而去故云從大夫之後聞夫

不義禮當告君故云不敢不告君曰告夫三子者言

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三

子告不可者之往也往三子所告之三子不肯討齊

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孔子以

君命往告三子三子不可其請故孔子復以此辭語

之而止案左傳錄此事與此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

云齊而請此云公曰告夫三子彼云公曰予告季孫

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為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此

傳無

又云之三子告彼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

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

文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曰事君之道義

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

君之道義不可欺而當能犯顏諫爭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子曰君子上達

小人下達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曉達不同也

本為上謂德義也未為下謂財利也言君子達於德

義小人達於財利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子曰為己復而

行之為人徒能言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正義曰此章言古今

之學不同也古人之學則履而行之是為己也今人之學則能為人言說之已不能行是為人也范曄云

為人者馮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孔曰伯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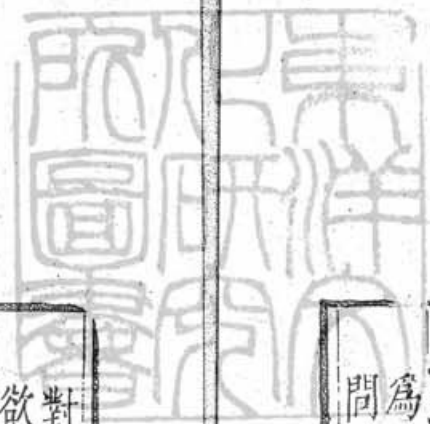
衛大夫蘧瑗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能也

○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者夫子指蘧伯玉也蘧伯玉有君子之名故孔子問其使人曰夫子何所云為而得此君子之名譽乎



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者言夫子常自脩省欲寡少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善其使得其人故言使乎所以善之者顏回尚未能無過況伯玉乎而使者云未能是伯玉之心不見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曰不越其職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正義曰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已不在此位則不得謀議此

位之政事也曾子遂曰君子思謀當不出已位言思慮所及不越其職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正義曰此章勉人

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

論語疏

卷之四十七

漢世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

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曰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道有三我皆不能

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者言君子之道有三我皆不能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者此其三也仁者樂天知命內省不疚故不憂也知者明於事故不惑勇者折衝禦侮故不懼夫子言我皆不能此三者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者子貢言夫子實有仁知及勇而謙稱我無故曰夫子自道說也所謂謙尊而光

子貢方人孔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比方人也

不暇孔曰不暇比方人也子貢至不暇正義曰此章抑子貢也子貢方人者謂比方人也子貢多言嘗舉其人倫以相比方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夫知人則哲堯舜猶病而子貢務比方人怒其輕易故曰賜也賢乎哉所以抑之也夫我則不暇比方人也

子貢至不暇正義曰此章抑子貢也子貢方人者謂比方人也子貢多言嘗舉其人倫以相比方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夫知人則哲堯舜猶病而子貢務比方人怒其輕易故曰賜也賢乎哉所以抑之也夫我則不暇比方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王曰徒患己之無能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正義曰此章勉人修德也言不患人不己知但患己之無能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孔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正義曰此章戒人不可逆料人之詐亦不可億度人之不信也抑語辭也言先覺人者具以非賢者以詐偽不信之人故先覺者非偽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包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固陋之事也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

無乃為佞乎者栖栖猶皇皇也微生畝隱士之姓名

也以言謂孔子曰丘呼孔子名也何為如是

北而栖栖皇皇者與無乃為佞說之事於世乎孔子

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者孔子答言不

敢為佞但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正義曰此章疾時尚力

取勝而不重德驥是古之善馬名人不稱其任重致

遠之力但稱其調良之德

也馬尚如是人亦宜然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

德恩惠之德以

直報怨以德報德

何如者或人之意欲人犯而不投故問孔子曰以恩

德報讐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者孔子答言若報怨

既用其德若受人恩惠之德不知何以報之也以直

報怨以德報德者既不許或人以德報怨故陳其正

法言當以直道報讐怨以恩德報德也

德正義曰謂德加於彼彼荷其恩故謂荷恩為德左

傳云然則德我乎又曰王德狄人皆是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尤人

學而上達

論語疏 卷之四十九 及左闕

乎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

子曰至

義曰此章孔子自明其志也子曰莫我知也夫者言無人知我志者也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者子貢怪夫子言故問何為莫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者尤非也孔子言已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尤人者不非人也下學而上達者言已下學人事上知天命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是以不怨天尤人也知我者其天乎者言唯天知己志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此易乾卦文言文也合其德者謂覆載也引之者以證天知夫子者以夫子聖人與天地合德故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

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

也子服景伯以告

○

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

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

○

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於

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

鄭曰吾勢力猶能辨

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

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

公伯至命何正義曰此章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者愬譖也伯寮子路皆臣於季孫伯寮誣子路以罪而譖於季孫也子服景伯以告者以其事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者夫子謂季孫言季孫堅固已有疑惑之志謂信讒恚子路也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者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景伯言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者孔子不許其告故言道之廢行皆由天命雖公伯寮之譖其能違天而與廢子路乎○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傳

云公伯寮字子周魯人愬子路於季孫者註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註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誤也註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正義曰秋官卿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鄭玄曰肆猶申也陳也是言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也言市朝者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

子曰賢者辟世

註孔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註馬

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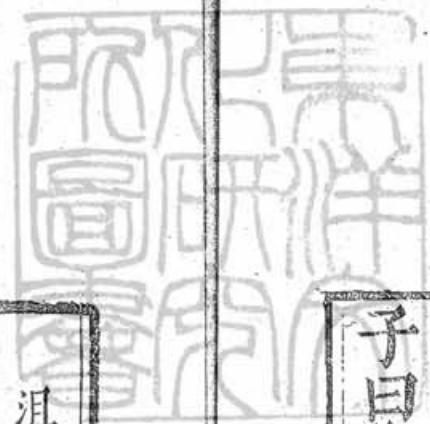
註孔曰色斯舉矣其次

辟言

註孔曰有惡言乃去

子曰作者七人矣

註包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



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疏

疏子曰至人矣正

義曰此章言自古隱逸賢者之行也子曰賢者辟世者謂天地閉則賢人隱高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諸侯莫得而臣也其次辟地者未能高栖絕世但擇地而處去亂國適治邦者也其次辟色者不能豫擇治亂但觀君之顏色若有厭已之色於斯舉而去之也其次辟言者不能觀色斯舉矣有惡言乃去之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者作為也言為此行者凡有七人註與正義曰作為釋言文云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者謂長沮一桀溺二荷蕢丈人三石門晨門四荷蕢五儀封人六楚狂接輿七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闈人也子路曰

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包曰言孔子

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子路至者與正義曰此章

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者石門地名也晨門掌晨昏

開閉門者謂闈人也自從也奚何也時子路宿於石

門夙興為闈人所問曰汝何從來乎子路曰自孔氏

者子路荅闈人言自孔氏處來也曰是知其不可而

為之者與者晨門聞子路云從孔氏未審孔氏為誰

又舊知孔子之行故問曰是知其世不可為而周流

東西疆為之者此孔氏與意非孔子不能隱遯辟世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乎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既而曰鄙哉硜硜乎

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

亦無益深則厲淺則揭包曰以衣涉水為厲揭揭

衣也言隨世以行已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

不為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

以為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之道子擊

矣正義曰此章記隱者荷蕢之言也子擊磬於衛者

時孔子在衛而自擊磬為聲也有荷蕢而過孔氏之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擔揭也蕢草器也有心

謂契契然當孔子擊磬之時有擔揭草器之人經於

孔氏之門聞其磬聲乃言曰有心契契然憂苦哉此

哉。硜硜乎無人知已。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此衛風，有苦葉詩。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荷蕢者，引之欲令孔子隨世以行。已若過水深，則當厲；不當揭。淺則當揭，而不當厲。以喻孔子聞荷蕢者，譏已故發此言。果謂果敢末無也，言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以為果敢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之道，不以為難。故云無難也。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蕢，草器。見說文。小雅大東云：契契寤歎。毛傳云：契，憂苦也。包曰：至不為正義曰：云以衣涉水為厲，揭衣也。者爾雅釋水文也。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禪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曰：高宗

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馬曰：已，百官以聽



於冢宰三年。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

畢，然後王自聽政。子張至三年正義曰：此章論天

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殷王武丁也。諒，信也。陰，

也。言武丁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三年也。子張

未達其理，而問於夫子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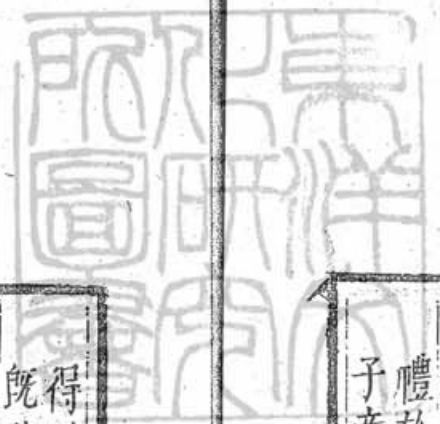
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孔子答言何

必獨高宗古之人皆如是。諸侯死曰薨。言君既薨，新

君即位，使百官各總已職，以聽使於冢宰。三年喪畢，

然後王自聽政。孔曰：至默也。正義曰：云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者，孔安國云：盤庚第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

不言之意也云諒信也陰默也者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為凶廬非孔義也今所不取圖孔曰至聽政正義曰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考案周禮天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敘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鄭註引此文云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故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云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者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晉書杜預傳云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



得禮宰阻歸惠公仲子之贈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亦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晉叔向議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由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太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

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
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
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
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
闇喪終是知三年喪畢謂
心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疏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疏子曰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正義曰此章言
君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

疏子曰敬其身曰如斯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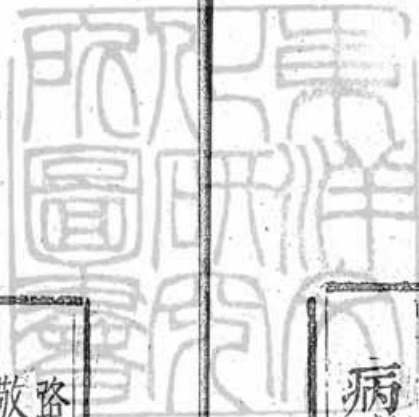
已乎曰脩己以安人

疏子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

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

病諸

疏子曰病猶難也
疏子曰此章論君子至病諸正義



路問於孔子為行何如所謂之君子也子曰脩己以
敬者言君子當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嫌
其少故曰君子之道豈如此而已曰脩己以安人者
人謂朋友九族孔子更為廣之言當脩己又以恩惠
安於親族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猶嫌其少故又
言此曰脩己以安百姓者百姓謂眾人也言當脩己
以安天下之眾人也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者病猶難也諸之也孔子恐其未已故又說此言言
此脩己以安百姓之事雖堯
舜之聖其猶難之况君子乎

原壤夷俟

疏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

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

為賊

疏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

疏子曰叩擊也脛脚

脛

疏原壤夷俟至其脛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責原壤
之辭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也俟待也原壤

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
 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者孔子見其無
 禮故以此言責之孫順也言原壤幼少不順弟於長
 上及長無德行可稱述今老而不死不脩禮教則為
 賊害以杖叩其脛者叩擊也脛脚脛既數責之復以
 杖擊其脚脛令不踞也馬曰至孔子正義曰原壤
 魯人孔子故舊者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是也
 云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者說文云踞蹲也蹲即坐
 也禮揖人必違其位今原壤
 坐待孔子故孔子責之也

闕黨童子將命

註

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

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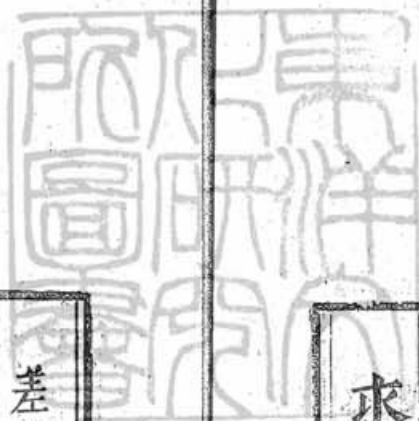
註

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

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註

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



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

疏

闕黨至者

此章戒人當行少長之禮也闕黨童子將命者闕黨
 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語出入時
 闕黨之童子能傳賓主之命也或問之曰益者與者
 或人見其童子能將命故問孔子曰此童子是求
 進益之道也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
 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者孔子答或人言
 此童子非求進益者也乃是欲速成人者也知者禮
 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今吾見此童子其居於
 成人之位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今吾見此童
 子其與先生成人者並行不差在後違謙越禮故知
 欲速成人者
 非求益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四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五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衛靈公第十五

疏正義曰此篇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并明忠信仁知勸學為邦

無所毀譽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師之儀皆有恥且格之事故次前篇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注**孔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注**孔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

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以教末事**注**衛靈至學也正義曰此章記孔

